

援疆兄弟

鞠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A detailed pencil sketch of a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field with some small plants or flowers.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re is a line of trees, possibly a forest or a grove. The background is slightly hazy, suggesting a distant horizon or a misty atmosphere.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artistic, typical of a pencil drawing.

鞠利 著

援疆兄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援疆兄弟/鞠利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21-5050-2

I. ①援… II. ①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1957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插图: 杨世新

援疆兄弟

鞠 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20,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50-2/I · 3973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序

新世纪的平民英雄

黄三平

读小说《援疆兄弟》，无法掩卷。

新疆是一个令人神往又充满传奇的地方。

公元前 60 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奠定了西域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战略位置。汉武帝反击匈奴，凿空西域，曾写下豪迈诗句：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盛唐一统西域，尽显帝国风采，李世民发出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的英雄感慨。

十九世纪，边疆危机，阿古柏浩劫。经过海防和塞防之争，左宗棠于 1878 年光复新疆全境，塞外定风雷。清政府于 1884 年在新疆建省，西陲长治。

纵观历史，新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都参与了建设，拓展和保卫了边疆，为国家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为统一西域，“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的无数英雄，金戈铁甲，高唱凯歌，在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边关奏响一曲曲激昂的边塞曲。

沧海桑田,曾经的丝绸之路,无限辉煌。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在这里汇聚,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景观。儒家文明、佛教文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述说着历久弥新的文化传奇。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王震的英雄部队屯垦戍边,1954 年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批批支边知青来到新疆插队落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是吹响了西部大开发号角。1997 年,新世纪援疆工作开始,前后七批援疆干部投入援疆大业,架起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落实稳疆兴疆、富民兴边的大政方针。2010 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实施了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的国家战略,制定了“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古老的西北大地,放射出璀璨光焰。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仁人志士,为祖国统一、边疆稳定、人民幸福献出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同样,在新时期十五年的对口援疆历程中,又涌现出多少不辱使命的援疆干部,抒发了“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鞠利同志创作的《援疆兄弟》,以前六批援疆干部的生活工作为背景,展现了 2010 年 12 月 1 日以前,六批上海援疆干部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风采。从时间上,小说描写的是第六批援疆干部,其实是对十多年来若干批援疆干部典型形象的浓缩式创作。小说既清新美丽、温情浪漫,又立意高远,突出了党中央的援疆战略和民族团结、稳疆兴疆的时代旋律。时间上,跨越两个世纪,空间上,在新疆和上海之间不停转换着展开人物活动,人物性格鲜明,呼之欲出,故事娓娓道来。新疆美食,神奇传说,浪漫风情,大漠风光……统统跃然

纸上。作者通过典型人物把两地干部、两个地域的不同习惯、不同风俗和不同文化的差异描绘得惟妙惟肖。一批批平民英雄的形象也因此熠熠生辉。

在描写援疆工作的文学作品里,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艺术上还有可商榷的地方,却是一部瑕不掩瑜的立碑之作。希望读者能通过这部作品,了解新疆,了解援疆战略,了解新世纪新疆各民族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的鱼水深情,了解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

一部耐人寻味的好作品,让人读到人性的大美!

(注:序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委书记)

目 录

序 新世纪的平民英雄(黄三平 作)

第一部 西度边关

1. 难以释怀的新疆情结	3
2. 地委书记的期待	16
3. 援疆是一件嘻嘻哈哈的事吗?	31
4. 弄巧成拙惹纷争	50
5. 姬世雄的家事之谜	67
6. 车祸考验的爱情	86
7. 一段段传奇故事,很浪漫	98

第二部 峥嵘岁月

1. 自古忠孝难两全	117
2. 成了援疆工作典型的塔河县	133
3. 为情所困的金立	144
4. 迷人的刀郎人	155
5. 踏入人事纠纷的雷区	172
6. 金立跳入了塔里木河	188
7. 老大要像个老大的样子	201

第三部 英雄无悔

1. 后援团惹起的风波	215
2. 代理书记主政塔河县	238
3. 雪豹被山鹿踢了	250
4. 一次次突发事件的考验	264
5. 高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283
6. 兄弟,我的好兄弟	301

后记 放声歌唱这个壮丽的时代	310
----------------------	-----

第一部 西度边关

1. 难以释怀的新疆情结

周天觉得父亲让自己去新疆的想法荒唐可笑。

新疆对于周天只是个地理概念,遥不可及。从小在沈阳军区大院和海军学院长大的周天,不喜欢过动荡的生活。六年海军的艰苦生活让周天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无法改变其生活环境的,只能去适应。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难以改变的。周天一直以随遇而安、随缘而行的恬淡对待生活。从部队复员以后,直到四十七岁,周天一直生活在上海。他喜欢城市,喜欢上海,喜欢这个混杂着中西文化的海派都市。对于周天来说,上海之外的世界是别人的世界,在上海之外生活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6月的上海,空气里弥漫着发霉的气息,阴雨绵绵,闷热难耐。在黄浦区苏州河边一个商住小区,周天父子正在交谈。两张老式沙发中间放了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竹制的茶盘,周天和父亲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父亲周云海精神矍铄,满头华发,挺起骆驼的腰背,双手压在黑色的拐杖上,精瘦矮小的体态,透露出一种威严。个子不高的周天跷着二郎腿,斜对着父亲,挺着微胖的肚子,微微地笑着。个子不高的父子俩,有着模子相似的面孔。周云海一脸严肃,周天则一

副泰然自若的从容。周妈坐了个小凳子依偎在周云海旁边，不停地给周云海扇着扇子。周云海茫然地看着对面关机的电视。保姆过来给父子俩倒茶，周天深深啜了一口茶水，发出滋滋的声音，让人感觉滋味很浓。周妈撇着嘴，瞪一眼周天，说道：“天宝儿喝茶吃饭老是那么大音，不怕人笑话？”

周天嘿嘿干笑两声，没理会周妈的话，转头问保姆：“阿姨，这普洱不错，是我上次给老周送的吧？”

保姆用上海方言回答周天：“勿是，是伊海军学院领导看首长的辰光，送伊格。”

“噢，噢，”周天夸张地点头，“咱们老周人走茶不凉啊！”

周妈对周天说：“你咋说话呢，就没个正经的时候？”

周云海摇摇头：“家教失败啊！”

周天附和着父亲的话，说道：“是啊，小时候老周没教好。”

周妈站起来，拿扇子狠狠地拍在周天的脑袋上。周天嘿嘿地笑了笑，又低头大声地啜了口茶水。周云海用手杖噼噼捣了捣地板，正色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援疆的事，我催了你五年了，你再不去，我就见马克思了。”

周天听到父亲说起援疆的事情就多出些烦恼，辩解道：“老周，我去了新疆，就没人照顾你了，父母在不远游么。”

周云海道：“有你妈和阿姨，还有苏婉，你别瞎操心。”

周天看看父亲，说：“我去了新疆也找不到你的姑丽呀，嘿嘿……”

周云海举起手杖要打周天。周天捂着头，缩进沙发里。周妈笑起来，拿扇子拍在周天撅起的屁股上，说道：“没正经的天宝儿，你什么时候能和你爸讲个顺气话？”

周云海干瘪的嘴唇咧了咧。周天把杯子端给周云海,说道:“老周,我还是不想去新疆。好端端的在上海过日子不好吗?受那份苦。苏婉也不同意我去,周茜茜十六岁了,过两年她就要高考,这一大家子,我还真没理由放下。”

周云海当初参加革命,开始是为了混口饭吃好活人,到了部队后接受了几十年党的教育,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早已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周云海的心里,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最朴实的情感,也是最伟大的理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让他不明白的是,怎么下一辈的人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而国家仿佛和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周云海对儿子不思进取的态度十分反感,提高了嗓门训斥道:“国家才是大家!在家没家教,算我老周教子无方,难道单位也没给你教过?活着要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为国家担当的事。”

周天不以为然道:“老周啊,中国有几个人能像你一样当到少将?我都四十七了,才刚当了个副处级干部,我哪有你那样的境界。”

周云海更来气了,说道:“没有抱负,哪有境界?共产党把你这坏小子没培养好。怎么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就这么没有出息,离开家庭几年都不愿意?我们当初闹革命,可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就没有想着活着回来。我告诉你,你不去新疆,我和你妈带着阿姨回烟台老家,你的孝顺,我老周受用不了!”

周天从小就受不了父亲的固执和说一不二,从小就学着妈妈的做派,养成了乐天随和的脾性。在周天年轻的时候,当兵是一种光荣的选择。可是周天宁愿留在上海干学徒,也不愿意忍受部队的艰苦。周云海根本就不管儿子的想法,硬生生安排周天入伍到海军部队当兵。在周云海的眼里,儿子是自己的,儿子的未来是国家的。周天在

海上颠簸了四年，没人知道他是海军副司令周云海的儿子，周天在部队上和普通士兵一样操练、吃苦、提干。只是因为一场意外，周天将要被处分，周云海才公开了和周天的父子关系。但这种身份的公开，对周天的成长已经于事无补了，周天还是受了处分，复原回到地方。对于部队的这段成长经历，周天始终保持着对父亲的怨气。

周天望着父亲，有点火。他有些激动地说道：“老周啊，能不能让我自己选择一下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你让我按你的意愿当海军，按你的意愿娶你部下的女儿。我按你的意思把日子过顺了，你又让我援疆。你过了你的日子，还要帮我过我的日子。我是你儿子，可是我现在还是苏婉的老公，是周茜茜的老子。我也不想当什么将军，平凡的日子多好。”

在周云海的心里，儿子就没有给自己争气过，一副无所事事的态度。周云海被周天的话气得大声地喘着粗气，手杖不停地抖动，怒道：“不孝之子，回你浦东的窝吧！我给海军学院打报告，我搬到烟台海军疗养院去，你什么时候去新疆，我什么时候回上海！”

周天看到父亲激动难耐的样子，心里一阵紧张。

周妈起身给周云海喂了口茶水，说道：“天宝儿，听老周的话，去吧，新疆也挺好的，五十年前那么艰苦，你爹不是也在那工作了三年，现在去三年是去享福咧。”

周妈以一贯的和事佬的方式规劝儿子。周妈在任何时候只要表态，就是支持周云海的观点，不管周云海的决定是对是错，周妈认为支持周云海就是对的。

周天又恢复了调侃的语气，说道：“他那时候去是找姑丽，我现在去干吗？”

周云海哭笑不得，哈哈笑起来，说道：“放屁！你气死我就算了，

还想气死你娘啊。”

周妈看到周云海气消了，撇撇嘴，说道：“天宝儿想的也乖，留在上海，还不是为了伺候你？天宝儿想得宽呢，保护你这糟老头，比找姑丽上心呢。”

周云海收起了笑容，伸出手，拧了拧周妈的耳朵，说道：“糊涂婆姨，你什么时候吃上醋了？天宝不能只想着自家的事，活人要活在天下，活着要为人民服务。”

周妈道：“只要不为姑丽服务就贴心呢。”

拿姑丽说事，成为老周家一个交流的方式。对周副院长在新疆的故事，有很多版本。有的说周云海救过一个维吾尔族女人，而周云海的战友总是调侃他，说他和姑丽有一段说不清的感情交往。周云海对此从不解释，姑丽仿佛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浸染着青春激情，革命理想和美好回忆的符号。

周天看到老两口拌起嘴，嘿嘿笑起来。他看了看手表，10点了，起身，站在周云海的面前，用手给父亲梳了梳头。这是周天习惯性向父亲告别的动作。周云海变得激动起来，他紧紧抓住周天的手说道：“休想跑！还没有答应我说的事。”

周天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道：“唉，老周啊老周，看样子不答应不行了。我同意去报名，也不一定被选上。你还得做一做你老部下女儿苏婉的工作，我们家书记可把我看得紧啊。新疆的姑丽可是像鲜花一样遍地开花。”

周云海道：“我不管你的遍地鲜花，你答应了，明天就去报名。”

周天无奈地说：“我试一试吧，回家请示一下书记。”

周云海不屑地说：“看你那几分出息，哪有老周的影子。”

周天嘿嘿笑起来，说道：“老周就想把我当他的相片。”

周妈说道：“你得听老周的，你是他的小子，没有你挑的空当。”

周天开着桑塔纳 2000，缓缓行驶在大街上。从上海大厦的侧面望去，那个闻名于世的电视塔高高耸立，塔顶的预警灯在夜空中闪烁着。外滩人潮如织，熙熙攘攘，不时传来渡船的笛音。海派十足的都市气息，像迷雾一般浸透在空间。周天又一次陶醉在他熟悉的美好感觉中。他喜欢这些万花筒一样闪烁的霓虹灯，喜欢观赏这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种感觉给他错觉，如梦如幻，又让他快乐，体会到一种人间逍遥的滋味。

周天回到浦东的家。妻子苏婉是个军医，仍在伏案撰写论文。看到周天回家，苏婉给周天倒了杯开水，督促周天服了降脂药，继续埋头做她的文案。

周天自己打了热水，打开电视，泡脚。电视里在播放新闻，几乎每个频道都是北京传递奥运圣火和一个月前发生的“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画面。周天不停地按着遥控器，调到东方卫视频道，看到上海市领导会见新疆塔里木地区党政代表团的新闻，新闻里的新疆代表团领导在介绍：在西部边陲，人们在为汶川抗震救灾献爱心，也在做好奥运安保的同时为另一项工作做准备——迎接第六批援疆干部的到来。此次新疆代表团来沪，就是来慰问第五批援疆干部家属的。

周天摇了摇头，想着怎么向苏婉解释要去新疆的想法。家里的事情嘴上都是听苏婉的，实际上，最后都是周天拿主意。可是多年的磨炼，周天明白，要和苏婉说事，得顺着说，否则总是磕磕碰碰的。

周天盯着电视，说道：“苏婉，你看这新疆干部一个个西装领带的，不像贫困地区的，要是他们说一口上海话，站在市委领导身边，就是上海人了。”

苏婉头也没回，说道：“那么晚了，管那些外地人的事干吗？快睡

觉吧。”

周天看看苏婉，装作无所谓似的说道：“上午周副秘书长找我谈话，要我去援疆。”

苏婉仿佛被针扎一般从书房冲到客厅，说道：“你说什么？那个周副院长的部下安排你去援疆？都老昏头了？周副院长是什么意思？”

周天道：“看你这涨潮的脾气，周副秘书长也只是动员我报名，他又不分管组织工作，是老周逼他做我的工作，我没有表态。”

苏婉点点头，说道：“对，阿拉就是不表态。上海几千万人，想表态的人多得是，还轮不到天宝。”

周天话锋一转，说道：“可是老周下最后通牒了，我不去援疆，他就回烟台去。老周给你爸爸苏参谋长也做过工作了。”

苏婉抱怨道：“哎呀，周副院长脑子勿清爽了，要自己的儿子到那么远的穷地方吃苦去。是勿是又要你寻伊那个姑丽呀？姆妈是什么念头？”

周天道：“妈妈就是老周壶里的水，老周洒多少，水就流多少。”

苏婉道：“真是越老越糊涂。阿拉不去，看伊拉真回乡下。你得顶牢，天宝。”

周天道：“看样子顶不住，老周倔得很。我妈又在帮腔。”

苏婉道恨恨地道：“你去给周副院长寻姑丽，我就和你离婚。”

周天哭笑不得，不说话了，认真地搓脚，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苏婉对周天不紧不慢的态度非常恼火，上去踢翻了周天搓脚的水盆。周天看了看苏婉，擦干脚，拿了拖把，仔仔细细地拖地，一边拖地一边说：“怎么就说到离婚了？离什么婚啊，我还没有过够，你就嫌我不管用了？再说，老周不批准，你家苏参谋长一样不敢把你收回娘家。”

苏婉正色道：“周天，你认真点，这勿是小儿科，是关系家庭的大事，你说清爽，是去还是不去？”

周天无奈道：“我一直都是认真的啊。我不想去，上海多好，我多舍不得老婆。”

苏婉看到周天嬉皮笑脸的样子，也没了脾气：“反正就一条，不去外地，守着上海。”

周天附和着：“就是守着上海，不去外地。但老周的工作要你去，那老爷子我说不通，你的话他喜欢听。也不知道我是他儿子，还是你是他闺女。”

苏婉咯咯笑起来。周天看着穿着真丝睡衣的老婆，春心荡漾，在苏婉胸上抓了一把。苏婉娇嗔地打了一下周天的手背，说道：“就没看到你正经过。”

周天自言自语道：“新疆生育率那么高，是不是晚上缺电没事干？”

周天突兀的一句话让苏婉紧张的情绪彻底释放出来，笑道：“你就是没出息，三句话就在腰带下……”

知了在旷野里欢快地叫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周天刚坐进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是周副秘书长询问周天关于援疆的打算。周天哼哼唧唧地应付着，说道：“秘书长啊，我家书记要离婚呢，我妈也不太支持，我还在考虑，这一援疆，我会家破人亡啊。”

周副秘书长一听周天这个态度，就教育起他来。周天握着话筒，不屑地听着周副秘书长的教训，右手拿着一枚金币，不停地抛起来，接住，一边敷衍着周副秘书长。周副秘书长气得摔了电话。周天看